**经世致用，又称经世致用之学，**一般认为肇始于南宋陈亮、叶适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，是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、经济等实际问题，要求经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，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。明清之际，经世致用之学大兴，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。针对明末空疏的学风，清初一些学者起而提倡“实学”。所谓“实学”，就是“实习、实讲、实行、实用之学”，而贯穿其中的一个中心思想，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。作为一种学术精神，经世致用一方面以服务现实社会为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，这是它的学术基本宗旨，在这个意义上，它强调的是，学者应当志存高远，胸怀天下，特别是要把自己的学术人生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，为国家的富强和民生的进步而不懈努力，并由此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；另一方面，体现为一种理论联系实际、实事求是、“学用结合”、“学以致用”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。

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学者们，本着重事功、讲实际的思想，立足现实，针砭时弊，反对"抑末厚本",主张"农商并重",鼓励发展农业和商业，鼓吹富人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中的作用，提倡保护富人，倡导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，呼吁施行有利于百姓利益的种种措施，从而实现藏富于民，最后达到民富而国强、国家中兴统一的目的·他们的思想主张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，适应南宋两浙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，至今仍有现实借鉴意义·

**学不必博，要之有用；仕不必达，要之无愧。**

**宋·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卷五。这几句大意是：学习不一定追求广博，关键的是所学的东西应当有实用价值；做官不一定追求显贵，关键的是所仕之职应当受之无愧。作者这几句话强调学以致用，官须称职，做到知与行统一，名与实相符。所以，～下面接着说：**

**“学而无用，涂车刍灵也；仕而有愧，鹤轩虎冠也。”**

**意思是：学的东西派不上用场，就像送葬用的泥车草人一样，空好看而已；做官尸位素餐，受之有愧，无异于乘轩车的鹤，戴冠冕的虎，滥厕禄位罢了。这种学、仕观，现在看来也是有道理的。**

**蔡元培先生说，一个人求学问就是为了学以致用**，即使刚开始时有人不了解，还是要一如既往地去做，这样才能学得真学问。什么是“学以致用”？意思就是，要把学习与自己生活的社会中存在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，并从学习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。这正如宋代诗人陆游所说的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那样，光学不用，犹如纸上谈兵，纵然胸中有千军万马，有无数锦囊妙计，如若没有付诸实践，经过生活检验，那么一切就毫无意义，有时还会弄巧成拙。

**湖南士人一直保有一种务实精神，崇尚学以致用。**倡导此风者有清以来首推王夫之，道光以来则以陶澍为第一。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，无论治宋学抑或治汉学者，都主张学以致用、身体力行，注重经世济用之学。例如魏源，本师从刘逢禄治今文经学，而贺长龄则讲习理学，二人皆致力于经世济用之学，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考订，合作编印“皇朝经世文编”一书，一时风行海内，对湖南知识界产生很大影响。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亦尊崇程朱，致力经世济用之学，曾长期担任城南书院山长，从事讲学多年。其余学者如王文清、罗典、欧阳厚钧、丁善庆、邓显鹤等人，或任岳麓书院山长，或长期在此讲学，尽皆宗尚宋儒，注重经世致用。曾国藩军政集团的首脑与骨干成员，不仅自幼耳闻目染，受到他们多方面的影响，且多曾在这里问业受教，直接受到他们的教育、训练和熏陶。于是，久而久之，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科和别具特色的学派，后人称这一学科为“义理经世之学”[[6]](http://control.blog.sina.com.cn/admin/article/article_add.php" \l "_ftn6" \o ")，称曾、胡、左等人为义理经世派，或理学经世派。显然，这一学科是由义理之学和经世济用之学，即哲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结合而成的，就其形成过程而言，固然不能忽视朱熹与理学的作用，但相对而言，陶澍的作用则似乎更大一些。故张佩纶在论及此事时称：“论道光来人才，当以陶文毅为第一。其源约分三派：讲求吏治、考订掌故，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，在下则魏默深诸子，而曾文正集其成；综核名实、坚卓不回，得之者则林文忠、蒋砺堂相国，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；以天下为己任、包罗万象，则胡、曾、左直凑单微。而陶实黄河之昆仑、大江之岷也。”[[7]](http://control.blog.sina.com.cn/admin/article/article_add.php" \l "_ftn7" \o ")这一派人数甚多，虽在总体上兼习义理、经世两科，但不同的人不仅于理学的习染程度存在一定差别，即在经世济用方面，对于一些重大政治问题，尤其对外国侵略问题的态度与对策，也有所不同。

**所学非真知，所有的实践都如盲人画马。从一开始就是错了的行动是不会有结果的。**从前，郑国有个占卜识相十分灵验的巫师，名叫季咸，他知道人的生死存亡和祸福寿夭，所预卜的年、月、旬、日都准确应验，仿佛是神人。郑国人见到他，都担心预卜死亡和凶祸而急忙跑开。列子见到他却内心折服如痴如醉，回来把自己见到的情况告诉自己的老师壶子，并且说：“原先我还以为先生的道行最为高深，如今又有更为高深的巫术了。”壶子没有为自己做太多的辩解，只是说：“既有如此神人，那就请他来帮我算一卦吧。”  
第一天，列子跟季咸一道拜见壶子。季咸走出们来就队列子说：“呀！你的先生快要死了！活不了了，用不了十来天了！”列子听后十分伤心，可是到了第二天，列子又跟季咸一道拜见壶子。季咸出门就对例子说：“真是幸运啊你，你的老是遇到了我！征照减轻了，完全有救了，我已经观察到闭塞的生机中神气微动的情况。”列子听后化悲为喜。第三天，季咸又跟随列子来拜见壶子。见完后，季咸就对列子说：“你的先生心迹不定，神情恍惚，我不可能给他看相。等他心迹稳定，再来给他看相。”列子看到季咸面有难色，也不好意思深问。可是过了几天，但列子再邀请季咸来为壶子算命时，季咸断然拒绝了。列子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壶子，壶子淡然一笑说：“我跟他随意应付，使他弄不清我的究竟，所以他避而不见。其实我早就知道季咸总有一天会这么做，只是为了让你明白只有学得真知才能掌握真正的道。”听完老师的话，列子如醍醐灌顶，豁然开朗。

列子为什么不能达到他老师壶子的境界，就在于他没有学到真正的“道”。生活中，一个人如果去求知，一定要求真知，否则只能是白费时间，哪怕懂得将所学的应用于实践，结果也是枉然。求知需求真知，一个人如果不能求学那些好的、真正对人生有用的知识，还不如不去浪费时间。然后将求得的真知应用于实际生活，在实践中找到知识和生活接轨的技巧。只有这样才会真正领悟求学的真谛，并学有所成。